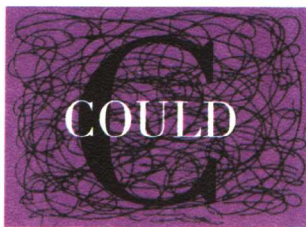


人文译丛
总主编 ◆ 何怀宏

西方哲学理论与实践书系



A·阿德勒[奥]/著
徐家宁 徐家康/译

超越自卑

What Life Could Mean to You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人文译丛

总主编 ◆ 何怀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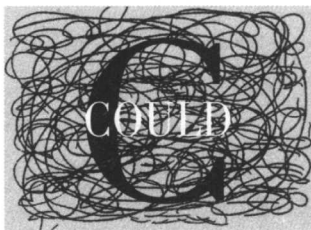
西方哲学理论与实践书系

A·阿德勒[奥]/著

徐家宁 徐家康/译

超越自卑

What Life Could Mean to You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自卑/(奥)阿德勒著;徐家宁,徐家康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5405-1

I.超… II.①阿… ②徐… ③徐… III.成功心理学
IV.B84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1665号

超越自卑

著者:[奥]阿德勒 译者:徐家宁 徐家康
责任编辑:王平 封面设计:陈瑶 责任校对:王平 孙建军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长春永恒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 字数:325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405-1
版 次:200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 000册 定 价: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大多数人对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非常熟悉，而对阿德勒则比较陌生，其实阿德勒与弗洛伊德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他们是并驾齐驱的伟大学者。阿德勒在 1895 年获得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先是做眼科和内科医生，后来转向精神病学，曾经追随弗洛伊德探讨神经症问题。

1900 年前后，阿德勒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精神病理学方面。1902 年，他写了一篇分析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文章，此文在维也纳著名的杂志上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他很欣赏这位年轻的医学博士对精神分析学的看法和理解的深度，就给阿德勒发了一封亲笔信，邀请阿德勒加入由他本人主持的“星期三精神分析协会”。于是阿德勒加入该协会，成了弗洛伊德的最早同事之一。阿德勒的加入使弗洛伊德很高兴，因为他的思想和见解大大深化了精神分析学的研究，阿德勒也随之声名鹊起。起初，弗洛伊德对阿德勒倍加赞赏，也非常信任，直到提议由他代替自己担任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并负责该会会刊的编务。

1907 年，阿德勒发表了一篇论文——《器官缺陷及其心理补偿的研究》，并获得了很大的声誉，当时弗洛伊德还认为阿德勒的观点是对精神分析学的一大贡献。但是，当阿德勒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观点并认为补偿作用是理论的中心思想时，弗洛伊德便不能容忍了。因为弗洛伊德一直把阿德勒看做是自己的信徒和门生，他不能

超越自卑

容忍心目中的弟子对他的学说有任何的怀疑和偏离，但是阿德勒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自己是弗洛伊德的弟子，而是这位大师的年轻同事。1911年，阿德勒公开地批评弗洛伊德学说的错误，由于弗洛伊德在理论上坚持自己的观点，阿德勒愤而辞职，率领他的几个追随者退出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另组了“自由精神分析研究会”，并称自己的体系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从那时起，阿德勒便致力于发展和完善他的“个体心理学”理论体系。到20世纪20年代，阿德勒已是声名远播的人物了。在1922年至1930年期间，他主持召开了五次国际个体心理学会议。1926年，阿德勒应邀访美；1927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32年出任纽约长岛医学院教授；1935年他决定在美国定居，1937年，他应聘赴欧洲讲学，但是由于过度劳累而心脏病突发，死于苏格兰阿伯登市的街道上。

写于1932年的《超越自卑》一书，就是这位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书中，阿德勒博士从个体心理学观点出发，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描写了自卑感形成的原因，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人是如何克服自卑感去争取优越感，从而获得成功的。阿德勒博士特别强调自卑感，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没有一个人对其现时的地位感到满意；自卑感是所有人都具有的一种正常的感觉状态，也是所有人之所以努力奋斗的源头。自卑感非但不是弱点或异常，反而是创造的源泉。人类都有对优越感的追求，这是所有人的通性。而优越感即是自卑感的补偿。一个健康、正常的人，当他的努力在某方面受到阻挠时，他就会在另一方面找到新门路，去争取优越以及完美，从而获得成功。特别是在幼年时期，在自卑感的驱动之下，人们的发展才能够持续地往更高层次迈进。

其实阿德勒本人就是超越自卑而获得成功的典型。他幼年时患驼背，行动极不方便，后来一场大病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身体的羸弱，让他有一种不如别人的自卑感，那时他就立下目标，要成为一个医生，他要用这个生活目标去克服童年的苦恼和对死亡的恐惧，后来他真的成为医生，并在这个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本书不但是心理学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以及为人父母者必读的经典之作，对普通人来说，只要我们想克服自卑感，想在工作、学习、生活上获得成功，就需要仔细阅读，它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引导我们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能更好地把握自己，超越自卑，树立信心，取得成功。

译者

2006年9月6日

目 录

- 前言/1
- 一、生活的意义/1
- 二、心灵和肉体/17
- 三、自卑感和优越感/34
- 四、人的早期记忆/51
- 五、梦/68
- 六、家庭的影响/88
- 七、学校的影响/115
- 八、青春期/134
- 九、犯罪及预防/145
- 十、职业/177
- 十一、人及其同伴/187
- 十二、爱情和婚姻/196

一、生活的意义

人类生活在“意义”的领域中。我们在生活中所体验到的，除了环境，更重要的是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即使面对环境中最简单的事物，人类的体验也是以人类的目的来加以衡量的。“木头”是指“与人类有关系的木头”，“石头”是指“作为人类生活因素之一的石头”。如果有哪一个人想脱离意义的范畴来使自己生活于单纯的环境之中，那么他一定非常不幸：他将自绝于他人，他的行动对他自己或别人都不起丝毫作用，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一向感受到的，并不是客观现实本身，而是被我们解释过的，赋予了人类意义的现实。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这些意义多多少少都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完全正确的。意义的领域可以说是充满了错误的领域。

倘若我们问一个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很有可能回答不上来。通常，人们如果不是不愿意用这个问题来困扰自己，就是用老生常谈式的回答来敷衍它。然而，自从有了人类的历史，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在我们这个时代，青年们包括较老的人们亦是如此——常会爆发出这样的呼喊：“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而活？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不过，我们可以断言——只有在遭受失败的时候，他们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假使每件事情都平淡无奇，他们也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阻碍，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被诉诸言词。每个人都只把这个问题和对它的回答表现在自己的行动之中。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的话语充耳不闻，而只是观察他的行为，那么我们将会发现：他有个人的“生活意义”，他的姿势、态度、动作、表情、礼貌、野心、习惯、特征等等，都遵循这一意义而行。他的作风是这

超越自卑

样表现的：他好像对某种生活的解释是深信不疑的，他的一举一动也都蕴藏着他对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的看法。他似乎断言：“我就是这个样子，而宇宙就是那种形态。”这便是他赋予自己的意义以及他赋予生命的意义。

因人而异的生命意义是很多的，可以说是多得不胜枚举。而且，我们说过，每一种意义可能或多或少都含有错误的成分在里头。没有人能够拥有绝对正确的生命意义，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只要是被人们应用的生命意义，也不会是绝对错误的。所有的意义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变化。然而，在这些变化里，我们却可以把这些不同的回答分出高下：它们有些很美妙，有些很糟糕，有些错得多，有些错得少。我们还可以发现：较好的意义都具有那些共同的特质，而较差的意义又都缺少那些东西。如此这般，我们就能得到一种科学的“生命意义”。它是真正意义的共同尺度，也是能使我们应付与人类有关的现实“意义”的。在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真实”就是指对人类的真实，是对人类目标和计划的真实。除此之外，别无真理。假如还有其他什么真理存在，那它与我们也沒有关系，既然我们无法知道它，那它也必然是没有意义的。

每个人都有三条重要的联系，这些联系他必须随时谨记于心。它们构成了他的现实，他所面临的问题也都是由这些联系所造成的。这些不停地缠绕着他的问题，使他必须不断地作出回答，而他的回答就能表现出他对生命意义的个人观念。

这些联系之一是：我们居住在地球这个贫瘠的星球上，是无处可逃的。我们必须在这个限制之下，借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供给我们的资源来生活。我们还必须发展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以保证人类的未来得以延续。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无人能够逃避它的挑战。无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行为全都是我们对人类生活情境的解答：它们表现出在我们的心目中哪些事情被认为是必要的，合适的，可能的，有价值的。这些解答又都被

“我们属于人类”以及“人类居住在地球之上”等事实所限制。

当我们考虑到人类肉体的脆弱性以及我们所居住的环境的不安全性时，我们能够看出：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为了全体人类的幸福，我们必须拿出毅力来确定我们的答案，以使人们眼光远大而前后一致。这就如同我们面对一个数学问题，我们必须尽力寻求它的解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单凭猜测，也不能心存侥幸，我们必须用尽我们力所能及的各种方法，坚定地从事此事。虽然我们也许不能找到绝对完美的永恒答案，然而，我们却必须动用我们的所有才能，来发现近似的答案。我们还必须不停地奋斗，以期找到更为完美的解答，这个解答必须针对“我们被束缚于地球这个贫瘠的星球之上”这件事实，以及我们居住的环境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利益和灾害。

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二种联系。我们并不是人类种族的唯一成员。我们活着，必然要和四周的其他人发生关联。由于个人的脆弱性和种种的限制，使得个体的他无法单独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他孤零零地一个人活着，并且想只凭自己的力量来应付自己的问题，那他必然会走向灭亡。当他无法保持自己的生命时，人类的生命也将无法延续下去。个体的他必须和他人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是因为他的脆弱、无能和所受的限制而造成的。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人类的幸福和利益，个人所采取的最重要步骤就是和他人发生联系。因此，每一种对生活问题的解答都必须把这种联系考虑在内：它们必须虑及“我们生活在和他人的联系之中，假使我们变得孤独，我们必将灭亡”这个事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和目标就是：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贫瘠的星球上，和我们的同类合作，以延续我们的生命和人类的命脉。如果我们要生存下去，我们的情绪就必须和这个问题与目标相协调。

我们还被另一种联系束缚着。人类存在着两种性别，个人的生

超越自卑

命和团体共同生命的保存都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爱情和婚姻即属于这种联系。每一个男人或女人对这个问题都不能避而不答。人类面对这个问题时的所有行动，就是他的答案。人们可以用诸多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举动即表现出：他们认可的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

这三条重要的联系构成了三种问题：怎样谋求一种职业，以使我们在地球的天然限制之下得以生存；怎样在我们的同类中获取地位，以使我们能互助合作并分享合作的利益；怎样调整我们自身，以适应“人类存在有两种性别”和“人类的延续和扩展，有赖于我们的爱情生活”等事实。

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到：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而每个人对这三个问题作反应时，都明明白白地表现出他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最深层的感受。例如，假定有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很不美满，他对职业也不尽心尽力，他的朋友又特别少，他还发现：和同伴接触是件痛苦的事。那么，由他生活中所受到的这些约束和限制，我们能够断言，他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活下去”是件艰苦而危险的事，生活中的机会太少而挫折太多。他的活动范围的狭窄，可以从他对生活的判断来加以了解：“生活的意义是——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伤害，把自己紧紧围裹起来，避免别人接触。”与此相反，假定有一个人，他爱情生活的各方面都非常完美，他努力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的朋友又很多，他是一个交游广大而成果丰硕的人。那么我们也能断言，这样的人必然会感到：生活是件富于创造性的历程，它给自己提供了许多机会，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生活的意义是——对同伴发生兴趣，作为团体的一分子，并对人类幸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从他对生活的这个断语中，我们可以了解他应付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勇气和胆略。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各种错误“生活意义”的共同尺度，

和各种正确“生活意义”的共同尺度。所有失败者——各种精神病患者、罪犯、酗酒滋事者、问题少年、自杀者、堕落者、娼妓——他们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从属感和社会兴趣。在处理职业、友谊和性等等这些问题时，他们都不相信可以用合作的方式来解决。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意义：他们认为，没有哪个人能从完成其目标中获得利益，他们的兴趣只停留在自己身上。他们争取的目标也只是一种虚假的个人优越感，他们的成功也只有对他们自身才有意义。谋杀者在手握一瓶毒药时，可能会体验到一种权力之感，但是，很明显，他的这个举动只能一时使自己相信自己是重要的，对别人而言，拥有一瓶毒药丝毫不能抬高他的身价。实质上，属于私人的意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意义只有在与他人交往时，才有存在的可能。只对某个人意味某些事情的一个字，实在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目标和行动也是如此，它们的唯一意义，就是它们对别人的意义。每个努力想使自己变得重要的人，如果他不能体会并认识到：人类的重要性是依他们对别人生活所作的贡献而定的，那么他必定会走上错误的道路。

我曾听到过一则奇闻，是关于一个小宗教团体领袖的轶事。有一天，某个小宗教团体的领袖召集了她的教友，告诉他们：在下个星期三，世界末日就要降临了。她的教友们在震惊之余，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放弃了俗世的杂念，惶恐地等待着这场巨大灾难的到来。结果，星期三没有一丝异象，平平常常地过去了。星期四，教友召集了一群人，向她兴师问罪：

“看看我们艰难的处境吧！”他们说，“听信了你的预言，我们放弃了所有的保障。我们把你的预言告知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当他们讥笑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信心十足地说：我们是从最绝对的权威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的，这个消息不容置疑。现在星期三已经过去了，这个世界怎么依然是完整无恙的呢？”

“可是，”这位女先知辩解道，“我的星期三并不是你们的星期

三呀！”

就这样，她用属于她私人的意义来逃避别人的攻击。属于私人的意义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

所有真正“生活意义”的标志是：它们都是共同的意义——它们是别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能被别人认定为有效的意义。优良的方法能够解决生活问题，这样的方法必然也可以为别人解决类似的问题：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如何运用成功的方式来应付共同的问题。即便是天才，也只能用其至高无上的效用来定义，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的生命被他人认定为对别人非常重要的时候，他们才会称他为天才。表现在这种生活中的意义必然是：“生活意指——对团体贡献力量。”我们在这里谈的不是职业动机。我们不管职业，而只注意成就。在应付人类生活中的问题时，能够获得成功的人，他的行为的方式显得好像已经明确了，生活的意义在于对别人发生兴趣以及互助合作。这样的人所做的每件事似乎都被他同类的喜好所指引，当他遇到困难时，他会采用不和别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方法来加以克服。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很可能是一种比较新的观点，他们可能会怀疑，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否真的应该是：奉献，对别人发生兴趣和互助合作。他们或许会问：“对于自己，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如果一个人总是考虑别人，总是为别人的利益而奉献自己，他怎么能不感到痛苦？假如一个人想要适当地发展自己，他至少也应该为自己设想一下吧？难道我们中没有人应该学习怎样保护我们自身的利益，或者强化我们自身的人格么？”我相信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它提出的问题只是虚假的问题而已。倘若一个人在他赋予生活的意义里，希望能对别人有所贡献，而且他的情绪也都指向了这个目标，那么他自然会把自己塑造成最有贡献的理想形态。为了他的目标他会调整自己，并训练自己以适应他的社会感觉，他从这些练习中也会获得种种技巧。一个人一旦认清目标，学习就会

随之而来。慢慢地，他会开始充实自己以解决这三种生活问题，并发展自己的能力。让我们以爱情与婚姻为例——如果我们深爱着自己的伴侣，如果我们致力于充裕我们爱侣的生活，我们理所当然地会竭尽所能地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如果我们没有奉献的目标，而只想凭空发展人格，那只能是装腔作势，徒然使自己更烦心而已。

此外，还有一点足以确证——奉献乃是生活的真正意义。今天，假如我们检视我们祖先保留下来的遗物，我们将会看到什么？祖先留下的那些东西——开发过的土地，还有公路和建筑物等等，都是他们对人类生活的贡献。在传统中，在哲学里，在科学和艺术领域，以及在处理人类问题的技术方面，我们还看到了祖先们生活经验互相交流的成果。所有这些成果都是对人类幸福有所贡献的人们留下来的。其他的人又怎么样了呢？那些不与他人合作的孤独者，那些赋予生活另一种意义的人，那些只会问“我怎样逃避生活”的人，都怎么样了？他们不仅早已经死亡，而且身后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即使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的整个生命也是贫瘠不堪的。我们的地球似乎曾经对他们这样说过：“我们不需要你，你根本不配活下去。你的目标，你的奋斗，你所保持的价值观都没有未来可言。滚开吧！一无可取的人！快点儿死亡，快点儿消失吧！”对于这些不以合作作为生活意义的人，我们所下的结论是：“走开！你是没有用的。没有人需要你。”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们的现代的文化中还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当我们发现弊病时，我们就该想办法改变它，不过这种改变仍然必须以为人类谋取更多福利为前提。

在各个地方都有了解这种事实的人。他们懂得，生活的意义是对人类的整体发生兴趣，他们也努力地培养爱情和社会兴趣。这种救世济人的心怀，我们在各种宗教中都能看到。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们想要增加社会利益的结果，宗教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最大力量之一。然而，宗教的原本却经常被曲解，除非宗教更

超越自卑

直接地致力于这个工作，在它们现在已有的表现外，我们已经很难看出它们能做更多的事。个体心理学以科学的方法，采用了科学的技术，也获得同样的结论。我相信，它还会更进一步。由于科学的发展，人类对其同类的兴趣也大为增加，因此科学或许比政治或宗教等其他运动更能接近这一目标。在这里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但目标却始终只有一个——增加对别人的兴趣。

因为这种赋予了生活的意义，它的性质犹如我们事业的守护神或随身恶魔，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彼此之间有哪些不同，假如它出现了重大的错误，又应该如何纠正等，这些事情实在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心理学与生理学或生物学有区别，它能利用对“意义”的了解，以及对人类行为和对人类未来的影响，来增进人类的幸福。

人类从呱呱坠地时起，就在摸索追寻着这种“生活的意义”。就算是婴儿，也会设法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环绕着他的整个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儿童在生命开始的第五个年头的后期，就已经发展出一套行为模式，独特而固定，这就是他应付问题和工作的基本样式。这个时候，已经奠定了他“对这世界和对自己应该期待些什么”的最深层和最持久的概念。此后，他就会通过一张固定的统觉表（Scheme of apperception）来观察世界：经验在被接受之前，就已经被预先解释，而这种解释又是依照最先被赋予的生活的意义而行的。即使这种意义一无是处，即使这种处理问题和事物的方式会不断给他带来不幸和痛苦，他也不会轻易改变或放弃它。这种生活意义中的错误只有在重新检视造成此种错误解释的情境，认出谬误之所在，并修正统觉表，它才能被矫正过来。

在某些不多见的情况下，个人迫于错误作风的结果，也许会修正他所赋予生活的意义、并凭自己的力量成功地完成此种改变。然而，如果没有社会的压力，如果他不发现：假使再这样我行我素，自己必然会陷入绝境，那么他必定不会作出这种改变。即便是这

样，修正这种作风，大部分还需要借助于某些受过训练而了解这些意义的专家，他们能参与帮助他发现最初的错误，并从旁观者的角度建议一种较为合适的意义。

让我们举个例子说明：童年时的情境可以用许多不同方式来解释。不愉快的童年经验可能会被赋予截然相反的意义。置之不顾的人，他的这些不愉快经验除了能告诉他做好某些防范之事外，便不会影响他们。他觉得：“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不良环境，以保证我们的孩子能被安置得更好。”而另一种人会认为：“生活是不公平的。便宜都被别人占尽了。这个世界待我既然如此苛刻，我为什么要善待这个世界？”有些父母就这样对他们的孩子说：“我小时候也遭受过许多苦难，都熬下去了。为什么他们就不该吃些苦头？”第三种人可能会这样认为：“由于我不幸的童年，我做的每件事都是情有可原的。”这三种人的不同解释都会在他们的行为里表现出来。他们的行为通常不会改变，除非他们改变自己的解释。在此，个体心理学扬弃了决定论。经验并不是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我们不会被经验过的打击（或曰震惊 trauma）所困扰，我们只是从中取得决定我们的目标之物。我们赋予了经验的意义决定了我们自己，当我们以某种特殊经验作为自己未来生活的基础时，很可能就犯了某种错误。意义不是被环境所决定的，我们以我们赋予环境的意义决定了我们自己。

然而，在童年时期，有些情况却非常容易孕育出严重的错误意义。生活中大部分的失败者都是在这种情境下成长的儿童。首先是那些曾经因为在婴儿时期患病或先天因素而导致身体器官缺陷的儿童。这种儿童有很重的心灵负担，他们很难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他们大多只会关心自己的感觉，除非有亲近的人能把他们的注意力由他们自身引到别人身上。即便如此，以后，他们还可能会感到气馁，因为自己和周围的人相比是那么的的不同。在我们现代文化中，他们甚至还会因为同伴的怜悯，揶揄或逃避，而加重自己

的自卑感。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他们转向自己，使他们丧失了在社会中扮演有用角色的希望，并认为自己被这个世界侮辱了。

我想我是第一个研究器官有缺陷或内分泌异常儿童所面临的困扰的人。可是这门科学的发展方向并非如我所愿，虽然它已经相当进步。我一直想找到可以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而不是想找寻能够把失败的责任归之于遗传或身体环境的证据。器官的缺陷并不能迫使人们采用错误的生活模式。我们无法找出内分泌腺对他们有同样效果的两个儿童。克服这种困难的儿童，我们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这些儿童在克服这些困难时，还发展出非常有用的才能。在这方面，个体心理学并不鼓吹优生学的选择。器官上有缺陷的人中，也有很多人对我们的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了杰出人才。这些人的健康状况经常很差，偶尔还会早夭。然而，这些奋力克服身体或外在环境困难的人，却成就了许多新的贡献和进步。奋斗使他们坚强，也使他们勇往直前。仅看肉体，我们无法判断心灵的发展将会变好或变坏。可是绝大多数器官或内分泌腺有缺陷的儿童，都没有被引向正途，他们的困难也不曾被别人了解，结果他们大多变得只对自己有兴趣。因此，我们在早年生活曾经因为器官缺陷而感受到压力的儿童之中，便发现了许许多多的失败者。

第二种常见的在赋予生活的意义中造成错误的情境，是把儿童娇纵坏的情境。被宠爱的儿童大多会希望别人依从他的愿望，就像依从至高无上的法律，他希望自己不必付出就会成为天之骄子，通常他还会认为与众不同是上天赋予他的权利。结果，当他进入另一种情境——群体不以他为注意的中心，也不以体贴他的感觉为主要目的时，他就会若有所失地觉得世界亏待了他。因为他一向是被训练成只取不予的，从未学会用别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别人总是服侍他，使得他丧失了独立性，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能做些事情的。当他面临困难时，他只有一种方法来应付，那就是乞求别人的帮助。他或许以为，假如他能再获得突出的地位，假如他能强迫别人承认他